

## 冬夜风声

李文毅

父亲在北山上上班。因为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远,往往天黑了许久,父亲还没有回家。我和母亲坐在炕上,等着父亲回家一起吃饭。有时候,外面刮着风,下着雪。母亲叮嘱我,好好地听着父亲来家。我仔仔细细地听着,听着村庄的夜晚。这个时候,我最先听见的是风声,它像过路人,匆匆地走过去。它吹着窗外的白杨树,还有更远处的那棵大槐树。邻居家的大槐树从根处长出两棵,一棵树上有喜鹊窝,不知道那喜鹊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有时候,听见大人们的脚步声,那是有人到村中央老杨家去打扑克。老杨家弟兄两个,一个驼背,一个哑巴,他们的家是村中男人们相聚的地方,打个牌,凑个热闹,弄点山村野味喝点酒。我听到一声清脆

的门栓声,那是父亲回来了。我慌忙下炕,打开院落里的灯,跑到院门口给父亲开门。一股风吹进来,还有一身寒冷的父亲回家了。

晚饭后,我在自己的房间里一个人读书。读书累了,听窗外的风声,一阵一阵的风怒吼着。我开始想象风的模样:它应该像一只大老虎,一只黑色的大老虎,从西北方向,呼啸而来,它正在我家的房顶上揭瓦片,或者试图拔下门前的那棵白杨树,带在路上,做一根哨棒。或许,它趴在窗外,对我虎视眈眈……我拉拉身上的棉被,温暖荡漾在房间。

有时候,风声大了,村庄也有几只狗接二连三地叫起来。等到下半夜的时候,偶尔还有一两只不识时间的鸡打起鸣来。等天亮的时候,风声渐渐地小了,那些鸡陆续地打鸣,把村庄的人们统统叫起来。母亲和父亲常年劳作已经养成早起早睡的习惯,他

们常常是五点就起来了。尤其是母亲起来了,我听见窗外的风声,我也听见母亲围着锅台煮饭的声音。天亮了,母亲唤醒我,窗外的风声似乎消失了。偶尔,有一片冰花在窗户上结成精美的图案,像一个冬天的谜语。

如今,我仍然喜欢冬天夜晚里的风。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爬到床上,那是幸福时刻的来临。窗台上有书。床头柜上泡好一杯绿茶。这个时候,风声大了。窗外,有人走动的声音,也传来车辆的过往声。那些过往的风声,像一只老虎,听见它呼呼的喘息声,像一群狼,听见鬼哭狼嚎的声音。那些风声吹落多少落叶,吹散多少雪花,像是一把透明的刀,划过大地脊背。风声再大,也都在我一杯温暖的绿茶中。最后,我拥抱着床棉被入睡,那里有春天般的温暖。

每个冬天的夜晚,我听窗外的风声,有一股暖流注入心田。

行走烟台

投稿邮箱

xingzouyantai@126.com

感谢读者朋友们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又到年底报纸征订季,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您的支持将是我们最大的动力。欢迎订阅2016年《齐鲁晚报》,订报电话:18660095727。

## 怀念小人书

刘吉训

现在的小朋友很少看小人书了,他们喜欢的是成套的卡通画。强烈的动感,精美的印刷,跌宕的情节使他们乐而忘返。而我小时候最痴迷却是那些用线条勾勒的小人书。

记得我拥有的第一本小人书是《海的女儿》。那次生病了,妈妈为我买回这本书以安慰病中的我。虽然不识字,但在妈妈的解释下能看个半懂。美丽的小公主为追求人间的真爱而舍身的情形,也让年幼的我流下一串同情的泪。

我的家乡地处大山脚下,青青的石板路行人很少,冷冷清清的。但有一个地方却热闹非凡,这就是小人书出租店。小店设施很简陋,泥抹的墙壁,昏暗的灯光,硬硬的板凳,但却并不妨碍屋内其乐融融的气氛。每本小人书租价一分钱,给上一毛,就能随意看一上午。小孩子总是很狡黠,常常只租一本,和其他小伙伴交换着看。

“不许换着看哟!”店老板不时地板着脸,斜着眼,出现在书屋的门口。小伙伴们一伸舌头,眨一下眼,可没过多久又擅自交换起来。

在父母的责怪声中,竟陆续看完了全套的《说岳全传》《杨家将》和《三国演义》。书中激烈的战斗场面常让我拍手叫好,但现实中的“战斗场面”似乎更加“惊心动魄”——有一次和一个小朋友争论“岳飞和张飞谁更厉害”时,相持不下,竟大动干戈,以至于鼻青眼肿。

现在,每当看到小朋友们兴高采烈地谈论机器猫、圣斗士和变形金刚时,我便怀念给我童年以无数欢乐的小人书。

## 童年记忆中的烟台山

张建利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烟台的大海是一个时时刻刻都会向儿女们慷慨解囊的母亲。小时候一到夏天,我就经常去海边洗海澡,而每一次洗海澡都没有空着手回家的。海蛎子、飞蛤、花蛤、海蛭子、海虹、海参源源不断地拿回家。那时候我每一个猛子扎下去总会有丰厚的收获的,这使童年的我们解了不少嘴馋。可是记忆最深的还是我和小伙伴们的一次游泳比赛。

那时候,我十二岁,有使不完的精神,爬上树经常惹的母亲朝我大喊大叫。那天我约了好朋友海滨和海岩去第一海水浴场游泳。海滨说:“咱们来个泅渡比赛吧,看谁能第一个游到烟台山旁边的那块礁石上。”“好的。”我和海岩一起响应。那时候,烟台山是解放军叔叔的营地,为了战备的需要,解放军叔叔驻扎在烟台山上。平时不叫老百姓上山游玩,只有清明节的时候,我们少先队组织大家去烟台山给烈士扫墓。每当这个时候,学校少先队还会请解放军叔叔讲战斗故事。有时候还组织我们参观烽火台旧址,给我们讲烟台山的历史由来,我们都非常喜欢听。听完以后还回家讲给弟弟妹妹们听。

那天我们把红领巾绑在头上作为比赛的标志,一声口令就开始向着



烟台山的方向游去。那天海水比较凉,风浪也比较大,天空中还下着小雨,我们不管这些一鼓作气游到了烟台山边上的那块礁石旁,我第一个爬上了礁石。我大声呼喊着:“我胜利了,我第一个占领礁石。”这时候,两个解放军叔叔扛着枪走过来,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我很不服气地甩开了。我胳膊很滑不好抓,上身光着膀子,没有衣服可以掀,解放军叔叔揪住我的游泳裤。我大喊:“别拽我的裤头。”解放军叔叔说:“拽的就是裤头,这样你就跑不了了吧。”我说:“我们是少年先锋队泅渡比赛小组,我们在执行任务呢。”解放军叔叔笑得弯了腰,说:“不能往军事基地游泳了,以

后注意了。每个人写一份检查,就放你们回家,不然,就叫家长来认领。”我们一想叫家长那不是大兴师动众了,又免不了挨揍,还是乖乖地写检查吧。于是,我们都写了检查。

时光荏苒,一眨眼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的烟台山已经成了公园,由于国际环境好转,解放军叔叔也不驻扎在烟台山了,烟台山变成了市民的公园,随时都可以到山上去游玩。当然依旧是烟台人心中的母亲山。每到清明节少先队员们还是去扫墓。我也已经从一个小少先队员变成了老爷爷。但是每一次上烟台山都会想到那一次难忘的泅渡比赛。那是我一次永远的泅渡比赛。

## 当年的“红歌”赛

刘友铸

1980年春天,我们驻胶东昆崙山区陆军某师政治部决定在全师基层连队中开展学唱革命歌曲竞赛活动,以《跟着共产党走》《战友之歌》等十首歌曲为规定参赛曲目。

我所在的某步兵团三营炮兵连属于刚组建的新单位,底子薄,条件差,平时很少开展文娱活动,而许多新战士和城镇兵兴趣广泛,活泼好动,对开展文娱活动非常渴望。当时我是连队政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感到压力很大。针对连队面临的实际情况,党支部研究决定,借这次上级举办歌咏比赛的东风,决心唱响革命歌曲,让我们连队真正活跃起来!

“说了算,定了干,干部战士齐动员。”连队副指导员李德志是“老三届”高中生,他用毛笔将学唱的十首歌曲抄写在十多张大白纸上,贴到连队饭堂的墙上,还发动干部战士自己动手制作“歌曲集”,人手一册,随时学唱。副连长张兆聪入伍三年多,能干有朝气,他每天都和炊事班的同志一起研究食谱,从生活改善上搞好保障。连长李建祥和我同年入伍,每天在一起议论最多的就是如何组织好这次歌咏比赛,取得好成绩。

为了达到比赛规则中“干部人人会指挥”的要求,我们连队的干部们每天晚上熄灯后就聚到一起,一边熟悉歌词曲谱,一边练习指挥要领。有的同志乐理基础较差,我们就能者为

师,互帮互学,还把懂行的战士请来手把手地教。通过刻苦练习,我们每个干部既能放声歌唱,又能轻松指挥,同时也给战士们做出了好样子。

那些日子里,我们连队出操前、开饭前、上课前、熄灯前,人人都在学唱革命歌曲,“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前进的航向……”嘹亮的歌声回荡在营区的上空。

经过不懈努力,我们连先后在营、团的选拔赛中脱颖而出,参加了师里组织的决赛,终于夺得了全师建制连队歌咏比赛一等奖。除受到精神鼓励外,还得到了物质奖励——篮球架和一台电视机,战士们高兴极了!